

年

卷

期

15

18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十八期
(第二二四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8 (224)

April 29, 1927 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售

兩 大 預 約

陽曆七月止 底月十 出書

說 郭

說郭一百卷明天台陶宗儀纂所收經史傳記百氏雜說諸書中多不傳秘籍(如事始續事始老學庵續筆)等世無傳本均賴是書以存其餘諸子校之傳本佳字尤多(前入校勘古書每多取資於此誠說部之大觀學府之鴻寶也今世通行一百二十卷本已經陶珽割裂其中杜撰書名偽標作者謬誤百出非復南村之舊原本但有傳抄大都殘缺乾嘉諸老早以未見全書為憾蓋三百年來已罕見完書矣海寧張闡聲先生集明抄本六種一為京師圖書館藏隆萬間舊抄殘卷一為洪武間抄本一為弘農楊氏抄本一為叢書堂抄本(以上三種為江安傅氏藏書)一為滄芬樓藏萬曆抄本一為孫仲容先生藏本抄補校勘閱六載而始復南村舊觀張君不欲自秘今由敝館刊行發售預約數百年失傳古籍從此復顯於世矣

湘 綺 樓 日 記

湘潭王壬秋先生為一代儒宗所著詩文書牘行世已久其同邑彭君次英藏有先生湘綺樓日記遺稿部數十鉅冊先生生道光初年登成豐癸丑賢書此稿起同治八年己巳迄民國五年丙辰凡所記載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先生刻苦勵學終身如一日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講學湘蜀得士稱盛自課子女並能通經傳其家學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勤劬日記中皆纖悉靡遺先生負朝野重望同光之世數參大幕泊乎民國總領事館數十年中人物消長政治得失先生身經目擊事實議論釐然成在多有世人未知者其集外詞章雜俎散見日記中者尤不勝俚指敝館商諸彭君請以全稿付印以饒當世費時兩載排校將竣今特發售預約以廣流傳凡欲知先生五十年所聞所見者當必以先視為快也

印	精	紙	史	連	料	紙
函	二	裝	精	冊	數	冊
元	六	十	十	十	價	定
元					價	約
角	六	省	行	各	內	國
分	四	票	郵	付	請	閱
					費	郵
					本	樣

印	精	紙	邊	毛	料	紙
函	四	裝	精	冊	數	冊
元	四	十	十	十	價	定
元					價	約
角	二	元	一	省	行	各
分	四	票	郵	付	請	閱
					費	郵
					本	樣

編者的報告

山東王佐杉先生鑒。你所問的唐林二人的出處。卽出在「鏡花緣」上。「鏡花緣」是一部中國舊小說。鉛印石印本都有。許多書坊裏都可以買得到。

本雜誌第十二期所載的「有意味的俗語」中有句云。「時鐘四十五分爲一刻。」「四十五分」應作「十五分」。係作者一時誤寫。一連數處均應刪去「四」字。特此更正。

本期「新日」的譯者俞天游先生。前數年曾替我們小說世界譯過許多小說。他在去年已經逝世。這篇新日。是他的遺稿。現在把他的小史大略記述如下。他名某某。字舟石。天游是他的別號。原籍德清。係俞曲園先生的姪孫。前清時畢業於北洋大學。精通英文。從前的小說月報。中華小說界等雜誌中。常常有他的譯稿。他最喜歡讀小說。據說每年買小說所耗費的錢。總有幾百元。近任事於京師圖書館。民國十五年某月日卒於北京。

□ 小說世界 第十八卷 第八期 目錄 □

□ 圖畫 □

檳榔嶼之海口

檳榔嶼之中國宮殿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老哥哥……………唐小圃

小詩(補白)……………葉疏影

待遇……………張碧澗

說界評林之一班(補白).....編者錄

新日.....俞天游遺稿

猴蟹之戰(日本五大傳說之三).....查士元譯

敵詩小集(第六次揭曉).....編者

說榴.....布衣

孤舟(補白).....胡謫凡

寒天(補白).....胡謫凡

他與她(長篇小說)(續).....羅琛女士

大鼠國(今鏡花緣之九).....胡寄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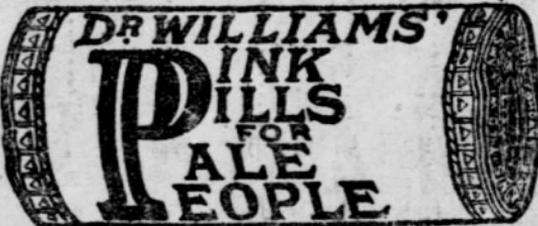
也是續嗣之來後福幸大最生人

兒女之 由來韋 廉士大 醫生紅 色補丸 往往為 之先導 及其既 來之後 韋廉士 嬰孩自 己藥片 必能保 其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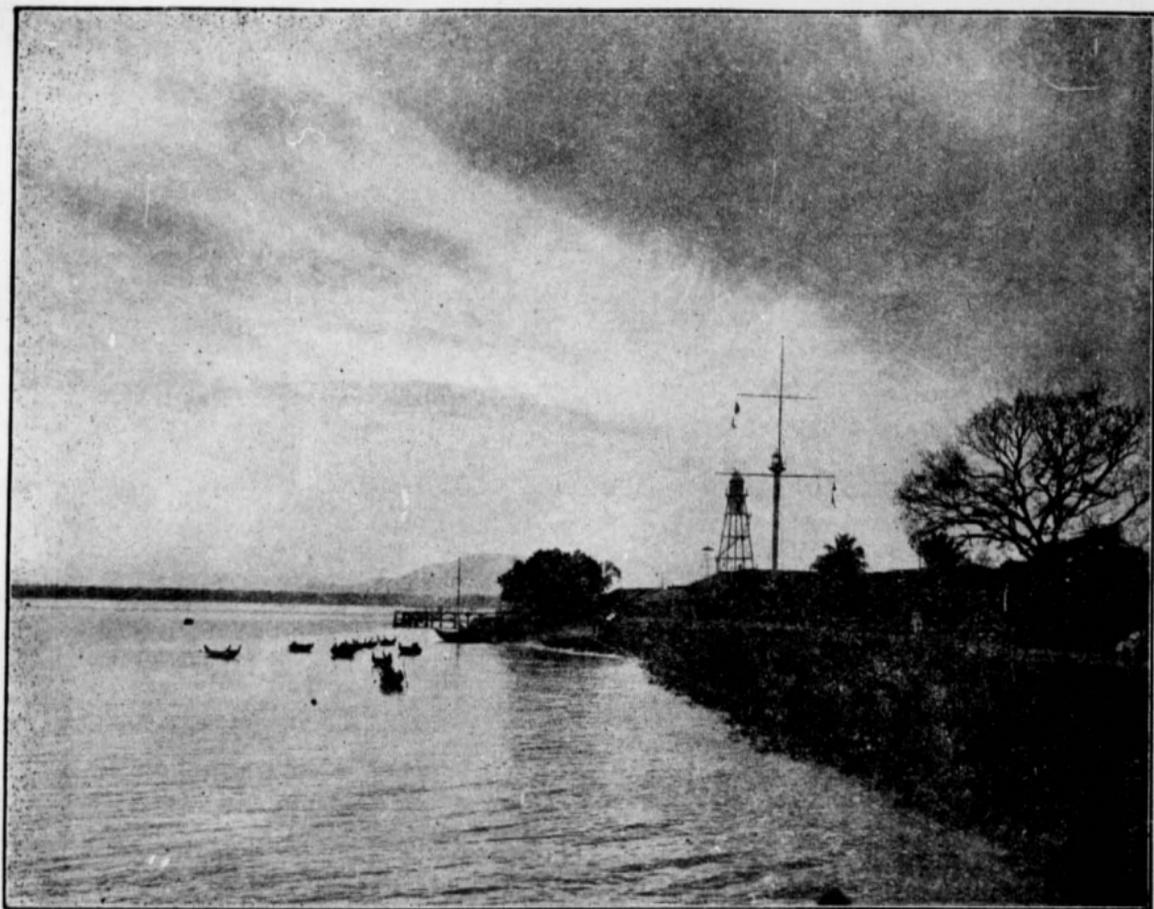
閣下之家庭是否有兒女幸福之喜樂能使閣下之大名百年之後由彼流傳抑或
 閣下無牛莊魚市口自郵務局長宋子民先生為排除此隱痛之原因亦非難事請
 觀東三省牛莊魚市口自郵務局長宋子民先生為排除此隱痛之原因亦非難事請
 其來書如云本埠五洲大藥房柴不先
 行經無期四肢無力對伊談及病症一緣
 生乃余之友也時對伊談及病症一緣
 遂力勸予購紅丸補丸並深信其效治醫
 藥房內代銷血病也遂深信其效治醫
 婦人諸般經血病也遂深信其效治醫
 令內人試服未幾病全愈且紅丸補丸
 諸症頓減於是續購一瓶打服之尚未完
 病不全愈於是續購一瓶打服之尚未完
 丸不將此嬰孩閉結等症遂購嬰孩自
 生一男子及此嬰孩閉結等症遂購嬰孩自
 兒百咳及此嬰孩閉結等症遂購嬰孩自
 己藥片一瓶為小兒服用等症遂購嬰孩自
 出綠葉若干次無幾日余咳止後便執謂
 貴藥片非惠存濟世活人之美德其信
 韋廉士大醫生紅丸補丸調補男子虛弱
 療治婦女疾病少年傷胃不消化血虛氣
 衰腦筋衰弱少年傷胃不消化血虛氣
 山嵐瘴癘等症以及一切血虛氣弱
 均每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角力在內收用郵票章廉士大醫生藥局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嬰孩自 己藥片 丸補色紅生醫大士廉韋



443(1)



檳榔嶼之海口(盧映綠借印)



(印借綠映盧) 殿宮國中之嶼榔檳

【三】

老哥哥

唐小圃



老哥哥，可真老了，差不多有六十歲了。不但他二弟稱他老哥哥，大約認識他的人，除了晚輩以外，平輩長輩，全都稱他爲老哥哥；其實晚輩們，若是不當他面的時候，也常常泛稱他爲老哥哥；因此「老哥哥」三個字，幾乎變成他的名字了。

老哥哥雖然老，可是始終沒有鬍子。他的腦門子很寬，兩隻眼睛，又深又大，長方的臉，黑得像鐵似的；因爲有口吃的毛病，每說一句話，那第一個字，總要重複幾回。當重複的時候，不由得就咬牙切齒起來；一經咬牙切齒，那鐵黑的臉，便愈形醜陋；不是醜陋，與其說是醜陋，不如說是凶惡，倒覺着貼切些。

老哥哥的面貌，雖然凶惡，他的心裏，可是一點兒也不凶惡；所以從懷抱以至於十歲左右的兒童，沒有一個不親近他的；因為他是個特別的愛惜兒童的老人。

老哥哥的境遇很壞，自從十三歲，便生活在繼母的重壓之下；然而他以為應當顧全大局，不當反抗，因此極力忍耐，久而久之，便變成個家庭的『小使』了。

他的二弟，是在他二十八歲那一年生的。他既有了小弟弟，於是他又在『小使』的職務以外，兼辦『保姆』事宜了。這老哥哥的名詞，也就是在此時發生的，這種名詞，起初是小弟弟專用的；後來家中的人們，也都指着小弟弟，稱他為老哥哥了；由此漸次傳播，越傳播越遠，結果便無人不稱他為老哥哥。

老哥哥有生以來，也沒讀過書，也沒學過手藝，所以一無所能。據繼母說，老哥哥資質魯鈍，是個不堪造就的廢物；老哥哥因為顧全大局，決不分辯，也就自認為不堪造就的廢物了。他自己雖認為廢物，可是他對於他二弟的前途，期望甚殷：當他二弟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他每天早晨送他上學，到晚上又接他回家，每天行在路上，必諄諄懇懇，接接巴巴（北京謂口吃為接巴；接接巴巴，乃形容口

吃之詞。)的對他二弟說道：「二……二……二……二……二弟呀你……你……你可要立志啊！用功啊！我……我……我……我已經成了廢物，就指望你一個人啦！」

二弟總算不負老哥哥的期望，居然一離了學校，便謀得一件薪水較優的差使，此刻父母已經去世了，二弟也娶了弟婦了，家裏有一輛自用車，還僱用了一個女僕，於是人都稱二弟爲二老爺了。二弟既是二老爺，那麼，老哥哥當然是「大老爺」了；他不是「大老爺」他祇住跨院裏和車房子相連的一間狹窄的小屋，他祇穿一件油泥很厚；露着棉花的半截子棉襖；尤其是二弟的朋友，來到家中，他總是急急忙忙的，藏躲起來，不敢露面；這三件事，全與「老爺」的資格，有些衝突；所以他雖然當了二老爺的老哥哥，可是他始終不敢冒昧領受那「大老爺」的頭銜。他雖不領受「大老爺」的頭銜，可是因爲顧全大局，對於那懸缺待補的「老蒼頭」一職，却早經到差任事了。

老哥哥雖執行「老蒼頭」的職務，可是不領「老蒼頭」的薪金，也不過同女僕車夫們在一起喫碗現成的飯，不用他另出飯費而已。老哥哥白喫二弟的飯，按照「人貴自立」的原則，誠然是不合。二弟拘於面子，固然不便說話，然而二弟婦，可不客氣：什麼「寄生蟲」咧，什麼「大肚漢」咧，

什麼「白喫飯不知羞恥」咧，總而言之，時有煩言。老哥哥還是認定應當顧全大局，祇要她沒明明白白指着自己的臉來罵，便當作耳邊風；縱有時二弟婦罵得太厲害了，一句一句的，全鑽進右耳裏去，那也不要緊，還可以一句一句，從左耳裏，把牠放出來，橫豎不使牠走入心經，那就算本來沒有這麼一宗事。可是老哥哥真苦了，這種悶氣，比繼母的悶氣，難受十倍呀！

過兩年，老哥哥有姪兒了，過兩年，老哥哥又有姪女了。老哥哥本來愛小孩子，何況是自己的姪兒姪女；於是不待長官的命令，便自行投效，於「老蒼頭」職務以外，又兼上「保姆」的頭銜了。

老哥哥本是當過二弟的「保姆」的，對於「保姆」一職，可謂素有經驗。現在重任舊職，當然是駕輕就熟，毫不費力的了。他左手牽着姪兒，右手抱着姪女，東走走，西逛逛，或是講一段童話，或是唱一首兒歌，把兩個孩子哄得歡龍似的。好在小孩子，不懂得什麼是親疏，也不曉得什麼是貧富，祇要你一片真心愛他，他也就用一片真心愛你。老哥哥雖穿着泥污汗浸的衣服，小孩子絕不嫌他污穢，祇要一見了他，便口中呼着「伯伯」，一齊撲奔過去。老哥哥見他們撲奔過來，便伸開兩隻長臂，直着眼睛，望着他們，等他們撲到自己的懷中，便把他們摟住，先在他們的小臉兒上，親一回，開一

回，然後或是擋着，或是抱着，就走出家門去了。

二弟婦很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和老哥哥這樣的親近；因她嫌老哥哥的身上，太不潔淨，恐怕把自己孩子也沾污了。她也攔阻過自己的孩子，但是攔阻不住，這真是沒有法子的。後來她因為生了第三個孩子，對於兩個大的，在實際上，已經有些兼顧不來；想把他們交給女僕，又怕在暗中受女僕的虐待；老哥哥雖然不甚潔淨，但是把孩子交給他，是不必慮的。二弟婦因為這些緣故，纔採取放任主義，聽憑兩個孩子，同老哥哥去親近。老哥哥因為弟婦不加干涉，自然是愈加歡喜，可是過了不久，老哥哥的難關便到了。

原來兩個孩子，愈長愈大，他們看見各種喫食和玩物，全都要買，可是老哥哥那裏有錢給他們買呢？雖然二弟婦每天給孩子的衣袋內裝上十個銅元，准老哥哥替他們支配，但是在這物價昂貴的時代，每天支配這十個銅元，實在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況且老哥哥決不主張買街上賣的喫食，恐怕孩子們喫了生病，因此更是難上加難。每當孩子們要買某種喫食，老哥哥必說「那是辣味的，若是一喫，就要嘴疼；」要不然，便說「那是苦味的，比較藥水，還苦十倍；」孩子們聽說是辣的苦的，

也就不買了。有時任憑你說是怎樣的苦，怎樣的辣，他們也要買來嘗嘗，老哥哥便給他們唱個歌，或是學一回雞叫給他們聽；若是學雞叫還不成，老哥哥還有最後的方法：他伏在地下，使兩個孩子騎在他的背上，學一回馬走。但這種方法是常說而不常用的，所以一用這種方法，總能奏效。

老哥哥既不准孩子們買喫物，可是不能禁止他們買玩物。但是買玩物，也要費老哥哥一番苦心呢！第一是要預防危險，如玻璃瓶，小鐵刀，小圓球等物，是絕對不買的；第二是要節省支出，如價值較昂的玩物，也是不能買的；總而言之，十個銅元，總要分勻，足敷一天之用，還要不發生危險，纔算適宜。試想如要達到這種適宜的目的，能不費一番苦心嗎？

孩子們在小的時候，鑑別的能力，是薄弱的，欲望也是有限的，所以老哥哥還能勉強應付，祇要給他們買一件尋常的玩物，便算闖過一關；現在孩子們漸漸的長了，欲望也漸漸的奢了，並且也有一點兒鑑別的能力了；老哥哥到了此刻，還想用尋常的玩物應付他們，也就漸漸不發生效力了。

姪兒想買一枝汽鎗，向老哥哥央求了許多次，老哥哥因為沒有錢，祇好用謊話來支吾，也不知支吾過多少次了。他沒有別的法子，祇盼望姪兒把買汽鎗的事忘了，可是小孩子記憶力最強，並且

汽鎗是一種可愛的玩物，他如何能忘呢！

有一天，姪兒又想起汽鎗來了，立刻向老哥哥問道：「伯伯！你給我買汽鎗了嗎？」

老哥哥一聽見汽鎗兩個字，就彷彿有個凶狠的惡霸，手持着手鎗，對着自己的胸口，強迫索償似的；又彷彿有個殘忍的屠戶，用一柄雪亮的尖刀，戳自己的心似的；祇呆呆的望着姪兒可愛的小臉兒，一時說不出話來。

姪兒不過是個五歲的孩子，那裏知道老哥哥窘得難過；於是又重復問道：「伯伯！你給我買汽鎗了嗎？」這次把「伯伯」二字，拉成很長的聲音；把「嗎」字說得很重；原來姪兒有些不耐煩了。

老哥哥祇好無可奈何的答道：「明……明……明天……明天就買。」

姪兒說道：「你昨天說今天買，怎麼今天又不買了呢？」

老哥哥說道：「今……今……今天不是天晚了嗎？明……明……明天！明天！」

姪兒說道：「咦！又騙我呢！」

老哥哥說道：「真……真……真的！」

姪兒露着不相信的神色，學着老哥哥口吃的樣子，說道：「真……真……真的。」

老哥哥連忙正色說道：「天……天……天陰了！不……不……不要學我呀！」

姪兒問道：「天陰怎麼樣呢？」

老哥哥說道：「陰天學接巴，一學就會，再……再……再……再也去不掉了！不……不……不……要跟我學呀！我給你說一個學接巴的童話罷！」

老哥哥胡謔了一段童話，纔把汽鎗的難關闖過；但是闖過去，也不過一時而已，明天還有新難關呢。若不想個解決的方法，豈但明天，就是後天，大後天……那一天沒有新難關呢？老哥哥何嘗不願意想個解決的方法；可是這種方法，從何處想起呢？

老哥哥近日被姪兒逼迫得愁眉不展，連飯量都減去大半。這一天的夜間，臥在木板牀上，翻來覆去的總是睡不着。他心想：「一桿汽鎗，竟這樣的貴，我已經問了幾家洋貨店，最賤的是廣和祥，最賤的價錢，也要兩塊八呢！現在的年頭兒，可怎麼好！給孩子買一個玩物，就要三塊兩塊！在我小的時候，不要說三塊兩塊，就是值三吊兩吊的玩物，也沒人肯買呀！現在好了，這家的孩子，扛一桿鎗，那

家的孩子，扛一桿鎗，簡直的不算新奇，洋鬼子是真巧，想盡了方法賺錢，這小鎗兒，造得多麼好看，無怪孩子們一看見就愛；不要說小孩子，就是大人，也不能不愛呀！我必須想個方法，給他買一桿！我若是給他買了來，遞到他的手裏，他一定把『伯伯』叫震了心。不！我買了來，不立時就給他，等他再向我問的時候，我還說明天再買，他聽我這樣說，一定不高興了，必等到他十分失望的當兒，突然把一桿簇新的小鎗兒取出來，放在他小鼻子尖上給他看，哼！他不定怎樣的歡喜呢！那纔有趣呢！」

老哥哥想到此處，那所想的景象，便一一現在目前，如同實有其事似的。一時覺着汽鎗也買了，擔負也輕了，這是何等的輕鬆，何等的愉快！然而一定神，萬象皆空，不由得在失望之中，歎了一口氣。他想：『怎麼樣纔能買到汽鎗呢？我向老二要錢罷？！我從來沒從他手裏要過一文錢；那麼，向弟婦要錢麼？那更不成了，作伯伯的向弟婦要錢，成何事體？最好是我自己有錢！唉！我是個廢物，那個錢歸我所有呢？向親友借貸，倒許辦得到；但有一節，將來指着什麼償還呢？』

老哥哥想到山窮水盡，還是沒有方法，便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靜了多時，忽然想道：『有了，除了自己去掙錢，是沒有方法的。我去掙錢，祇有去拉車，唔！憑我兩臂的力氣，還掙不出兩三塊錢來嗎？拉

車，固然是最苦的營業，被人說是苦工，但是爲我心愛的胞姪，當一回苦工，又算得什麼幹幹幹一回！從明天起！

老哥決定拉車了，他心裏非常的痛快。過一會兒，他又吸了一口氣，想道：「拉車雖然好，若在路上遇見熟識的親友，可怎麼辦呢？我自己倒沒有什麼關係，但是顧全大局，我以爲是應當的啊！二弟的官職，雖然不大，然而究竟是國家的官員，豈有官員的老兄，加入膠皮團的道理？況且他是個愛虛面子的人，我若是去拉車，豈不擦了他的面皮嗎？這如何使得呢？」

老哥哥到了此時，不由得躊躇起來；他的胸部，也堵塞起來，不似剛纔那樣痛快了。他又想：「那麼不去拉車罷？誰又願意去拉車呢？拉車又何嘗是容易的事：第一，要去賃車，要去找舖保；第二，要受坐車人的悶氣，若遇見一個不講理的大兵，不但白坐車，要是惹起他的怒來，不是踢你幾腳，就是抽你幾皮帶；第三，若是生意不佳，到晚上交不上車份，就難免聽車主的煩言，縱令遇見一個良善的車主，寬容你一天，可是第二天要把兩天的車份，一齊交出，更是喫力；這拉車，又何嘗是容易的事呢！其實都不要緊，我總能想法子應付；最難的，就是我偏偏是老二的哥哥。我若是一拉車，不但被熟人看

見，要擦他的臉，甚至說他許多壞話：什麼自私自利咧，什麼不顧兄長咧……這不是壞他的名氣嗎？因為我去拉車，壞了他的名氣，我作哥哥的，對得起他嗎？我若是顧全大局，是不應當拉車的。」

老哥哥想到此處，心裏焦燥極了，突然爬起身來，坐在牀上，像自己和自己拌嘴似的，說道：「不應當拉車！不應當拉車！我懂得！我懂得！我是將近六十歲的人了，難道這一點的道理，我還不懂嗎？況且我不是不顧大局的；我倒要問一問，在我這一生之中，有一時一事不顧大局的麼？就是我想去拉車，又何嘗不是爲顧全大局而起？噫呀！真難啦！不拉車罷，不能顧全大局，拉車罷，又是不能顧全大局，這種難關，教我怎樣的去闖呢？」

老哥哥的眼淚落下來了。又過了半天，纔用袖子把眼淚拭去；又用大指和二指，從鼻腔裏，捏出兩筒鼻涕來，向地下一甩；接着又用上齒，從舌上刮下些黏涎來，唾在地下；又咯了一口痰。這個當兒，像是把剛纔所想的事，完全忘了。可是也不知什麼緣故，彷彿耳旁有個小孩子嬌聲問道：「伯伯！你今天總該給我買汽鎗了！」老哥哥的心中，立刻又焦燥起來，心中想道：「唉！我不拉車，可怎麼能買汽鎗？不買汽鎗，還有什麼臉去見那五歲的孩子？但是拉車，又不能顧全大局，這可怎麼辦呢？我以爲

是應當顧全大局的，也是應當買汽鎗的；那麼，我究竟是拉車呢？是不拉車呢？」

「我究竟是拉車呢？是不拉車呢？」這兩句話，在老哥哥的口中，反反覆覆的，說了一夜；究竟說到什麼時候纔止住，是沒有人知道的。

從第二天起，二弟的家中，搭起很高的喪棚，還來了許多很闊綽的弔喪的賓客。街坊鄰居一打聽，纔知道是本宅的『大老爺』去世了。

(完)

小詩

(葉疏影)

月明，

人靜。

怪淒涼的寒鶴，

一聲聲的喚起了游人的歸夢！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 國 製 造

人 生 本 分

儲蓄爲人生本分，對於過渡時代，尤爲緊要，惟儲蓄必須能擇可靠之機關，不然半途而廢，徒然受損，本會開辦至今，十有餘年，信用昭著，基礎之穩固，盡人皆知，如有深知儲蓄利益者，請速來本會入會，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利亞路七號

萬 國 儲 蓄 會 啓

詳 章 函 索 即 寄



待遇

張碧澗

二五二五

編者按。碧澗就是張枕先生的令姪。這一篇也是很好的作品。特此介紹。

老五把已經裝着烟的一枝鎗授給鎗王祝三。微笑的說道。「三少。我記得你歡喜吃大鯽魚和菜心獅子頭的。明天我叫阿姨把這兩樣菜弄好了。你到這裏吃飯吧。」

王祝三忙從老五手中把一枝菲送幸福的老槍接過去。湊在一盞昏倦的燈上。一呼一吸的說道。「好的好的。你請客我無有不到。不過又要你破鈔哩。」老五嗤的一笑道。「啊喲。三少。你那裏學來的這些客套。可不要把我的臉都說紅了。」

說時。祝三已把烟抽完。老五便道。「我再替你裝一筒吧。」祝三道。「不。够了。時候不早。要回家啦。」

老五見他要走。就將呢帽授給他說道：「既然你要回去。就好好兒的到家罷。再不要上別處兜搭了。」——明天到這裏吃飯。記好了沒有。」祝三只顧把頭點着。連說了幾聲曉得。就拔起兩條被烟力鼓動得很興奮的腿。急忙忙的走了。

明天早上。祝三剛起身。他的妻子就向他說：「祝三。今天是婆婆的生日。我已經買了些菜和麵回來。你再不要跑開去了。在家裏吃了飯。還要教你拜壽星哩。」

祝三一聽此話。立刻露出不快的神色來。呵斥般的回答道：「伊的生日。關我怎麼事。卻要我拜壽星。況且今天我也有事。趕着要和人接洽。那裏有工夫守在家裏吃飯。你也不用再麻煩了。趕着你的事去罷。」

伊沉默了一刹那。還是笑着道：「一個人的生日。一年裏頭就只一天。磕個頭原是做小輩的一些意思。你肯聽。聽了不肯聽。隨你便好了。也不用來噴怪我呀。——不過我還有件事要全你說。」祝三插口便問：「甚麼事啊。」伊道：「就是婆婆身上穿的棉襖。破得不成模樣了。我本想把我的的一件較完整的舊襖。給伊去穿。可是已經替杏寶改做小旗袍了。一時趕做不及。我想叫你替伊買一件洋布的。」

讓伊今天換上了。說不定停一會二姑奶奶和四小姐來時。看着也覺得光彩一點子。也是你做兒子的場面。你……」話還沒說完。祝三驀地咆哮了起來。瞪着兩只可怖的眼睛。說道。「嘿。嘿。好啊。吃了十幾塊錢一石米的飯。還要今天做甚麼。明天做甚麼。你們也得替我打量打量。我不是在外面開金鑽啊。就是半個月以前。你說要替伊做一件罩衫。我就立刻買了七尺本廠布回來。算起來也要七八角大洋。怎麼穿了沒多時。又要鬧着做衣裳啦。好了好了。我今天實在沒錢。只得對不起你們了。倘然你一定要替伊做。請你自己去怎樣調度吧。」

他倆這般興奮的鬧着。卻把住在客堂樓上的王先生鬧醒了。他聽着這一派話。倒觸動了心靈中一縷感慨之絲。輾轉的再也睡不穩了。就跑過去把祝三勸開。這一場小風潮才告結束。清澈的鐘聲。打了十二下。老五忿忿地望了一望道。「咦。這小鬼昨天夜裏說得好好的。怎麼十二點敲了。還沒來呀。」

王祝三忙極了。剛從家裏出來。就趕着到老五這邊。跨進房門。老五便照例的微笑着迎接了上去。道。「三少。怎麼這時候才來呀。叫人等得真心焦啊。」祝三忙笑着答道。「對不起。對不起。今天起身晚

了。所以弄到這時候才來。下次你們再請我吃飯時，我一定在十二點以前趕到。決不再要你們等了。幾句話說得房裏的人都笑了。老五便關照開飯。一會兒阿姨端着一盤子菜來。微笑的叫了聲三少。祝三也很親切的答道：「阿姨，你辛苦了。怎的把臉都燻得紅啦。全來吃罷。」阿姨指着老五道：「都是你們這位五小姐。要我燒甚麼菜。可是我燒得實在不上味兒。三少，你別見笑就好了。你們先吃罷。老五便斟一杯酒給祝三。自己也斟了半杯陪着談談說說的喝了一陣。祝三不勝酒力。就吃了半碗飯。洗過臉。老五道：「這裏讓他們吃飯。我們到後面小房間裏坐吧。」一壁說。一壁挽着祝三的手。到後面一張沙發上坐了下去說道：「三少，我今天有件事。想懇你幫些兒忙。」祝三笑嘻嘻的道：「我原曉得這一餐飯是不易吃的呀。甚麼事。你說。」老五道：「後天是阿姨的生日。須得替伊鬧熱一天。我因別人總沒像你肯體貼人。所以特地和你商量。請你給我請一遭客。讓他老人家也得歡喜歡喜。好在花頭多少是不論的。只要鬧熱一下就好啦。你說怎樣肯嗎？」說完。把一雙剪水般的秋波。頻送出一種極強烈而沉醉一切的光線來。全神貫注着祝三。候他的答覆。

屈伏在性慾下的王祝三。不用說滿口答允了。

不過太迅速的滿意的答覆。就啓發了老五第二次要求的野心。接着笑向祝三道：『三少。前幾天你說剪一件襖和褲料給我。現在正當日新公司大減價。不如趁今天沒事。一全去剪了。價錢也得便宜些。你說好嗎？』祝三道：『不。日新公司雖然減價。也未必多麼便宜。不如上介盛綢莊去剪罷。好在那邊的王先生。是我們二房東。想來總不致教我吃虧的。』老五很興頭的說道：『那更好了。我們一塊兒慢慢地走去罷。』伊就把髮和臉下了一番局部的修飾工程。全着祝三上介盛去了。

王先生正想出去接洽一批交易。還沒出門。恰巧祝三偕老五來了。只得過來招待。便問要剪甚麼料。老五向祝三道：『襖就是純金緞吧。褲料法綢或毛葛都使得。』王先生一聽。心想他老娘要買一件洋布襖都沒錢。這時候要他剪這樣許多料。或者他剪了料不付錢。那怎麼辦呢。然而又不好先去問他有沒有錢。只得懶洋洋地檢出一大抱絲光燦爛的綢緞來。讓伊挑選。經過幾次的審查。才揀中七尺襖和褲料。另外剪了七尺駱駝皮。是做裏子的。三樣併起一算。共價五十二元五角。祝三倒很爽快的付了錢。說聲再會。就伴着老五說說笑笑的走了。

王先生一壁把堆置得很不規則的綢緞整理着。一壁回憶起早上的事來。不覺意識上抱着這一層

不平的悶苦。他於是益發明白慈愛的感化力。不如性慾力的偉大了。

晚上王先生回去時。祝三夫妻又在鬧着棉襖風潮了。他一想。自己不是美的女性。恐沒有這力量去澈底解決這件事。就嘆了一口氣。自去睡了。

說界評林之一斑

陳道希君的琳

(編者錄自時報)
(慧劍)

在我們這個年紀。回想起童年的初戀史。有種種說不出來的快感。也有種種不可追究的惆悵。如果這個小女伴。和我們的收場不十分美滿。有變易心情的。那教人回想起來。更加倍悵惆。去年陳道希君在小說世界發表的一篇「琳」。說的正是我們人人心中想說的話。陳道希的文筆。異常娟絮。尤長於語體文的修辭。小說世界的新進作家中。要推他最足令人佩服。他那篇「琳」。起手先寫一個六年不曾改變樣子的王司務。反映琳的變情。且預留後文線索。即此一端。已可看出他作文不是個庸手。至於他描寫方法之有翦裁。對話語氣之有斟酌。把語體文幽美的情趣。充分的發揚出來。這種本領。更是時下一般小說家所趕不上的。我每讀過這篇小說一次。總要得着一種綿綿不盡的哀感。小說世界編者胡寄塵君。很誇獎道希君的一篇「遲暮」。據我批評。遲暮寫女人失去年華時之落寞情懷。含義雖很好。却不及這一篇「琳」。來得更雋婉動人。



新日

(天游)



一五二

校書天祿。獲交新大陸諸文學士。春秋佳日。輒載酒相往還。以余好治小說家言。彼邦有新籍出。恆持以相示。前日夜午。既就寢矣。某西友遣急足至。以傅萊鋤所著新日見假。媵以短柬。謂傅萊鋤爲文學界明星。此篇爲近今傑作。不可不讀。因披衣挑燈起讀。覺辭簡意深。洵屬鴻著。其緊湊處。似敝昆陽之戰。讀之覺字裏行間。都有肅殺之氣溢出。而結尾處尤有江上峯青之概。誠文學之佳品也。爰事迻譯。以質同具此嗜痂之好者。癸亥重九。譯者識於日下絳瑛館。

梅魁倫自從發了研究天文學的宏願。就在住宅邊。建築一個測候所。置辦下許多推測氣象儀器。每夜。總得出來研究幾小時。就是天上彤雲密布。也得起來幾次。在別人呢。總覺得有些不便。他卻不然。

既無家室之累。還承襲了一份極大的遺產。沒有內顧之憂。又不必去籌畫家人生計。即使晚間少睡幾小時。白天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睡覺。補那晚上的不足。何況有時雲障不開。上測候所一看。還可以回去睡呢。有一年二月中。他那夜睡得很早。十時已經就寢。朦朧中忽地一驚。驚醒過來。把牀頭電燈一開。看案上小鐘。已經是十二時十分。縱身起來。穿一件厚厚的外褂。從牀邊螺旋形小樓梯。轉上測候所去。一到上面。向天上一看。只見碧天如水。一些雲障都沒有。很高興。立刻用望遠鏡。照着購置的星象圖。向長空中仔細考證。覺得津津有味。連鐘聲都沒聽見。到鐘上敲三點鐘。纔把他好學之心打斷。站起來。伸一伸腰。打了個呵欠。背着手看。那時天上卻已星橫斗轉。他的研究。卻也按照方式。凡是研究過的地方。都有照片。所有行星的位置。爛熟胸中。這天從新覆按。也沒什麼變動。只看到一處。二十四小時前新研究的地方。卻發見一顆新星。光芒煜煜。雖然沒有檢查那紙照片。覺得這顆星。二十四小時前是沒有的。他的測候所。雖是私人創辦。同全世界測候所。都有往來。消息非常靈通。各處報告。無論新舊。梅魁倫處都有。仔細記憶。卻記不起別人曾經見過這顆星來。無意中給他發見了這顆新星。快樂非常。只不知道全世界這一夜看見的有幾個人。趕忙將望遠鏡。對準那個方向。去推

測他的遠近。不料從望遠鏡中看去。那顆星進行非常神速。一回亮似一回。一回大似一回。委實無從着手。再隔一回。天已將曉。浮雲四起。將那顆星蒙住了。再也不開展過來。等了半晌。覺得非常困倦。便下樓睡了。直到十點鐘。纔醒。醒過來時節。舉帷望那蘇萊山谷上。籠着一股黃霧。煞是奇怪。初看時節。還看得清千巖萬壑。一轉眼間。連自己園中花木。都在那股黃霧中了。等一小時後。他上餐房。覺得室中濃霧四塞。一步以外。看不出東西。把電燈開了。也是無用。轉到自己書室。看見桌上放着些郵件。正想坐下去觀看。他姊姊安棣萊來了。梅魁倫家無次丁。只有這位姊姊。帶着幾個女僕。替他經理家務。一進來。神色很是張皇。叫道。檀（梅魁倫之名）今天這霧。煞是古怪。一回利害似一回。這麼處呢。梅魁倫放下郵件。從書室中走出大門。到了園中。四周一看。用鼻子嗅了嗅。那股氣味。答道。安棣（安棣萊之簡稱）你說得不錯。這霧真有些古怪。我們這裏是向來沒有見過的。安棣萊也嗅了嗅。向空中一望道。檀。這霧中並沒有濕氣。像含着許多細砂。說着。用小手巾向手上一抹。叫道。你看。這是什麼。梅魁倫低頭一看。只見手巾上抹着許多淡灰色的細砂。用手指去一撈。已經撈着許多。安棣萊道。你看各處東西上面。都積着這種細砂。連你臉上都有了。我臉上諒來也有。這究竟是這麼一回事呢。梅魁倫

也。回答不上來。姊弟兩人進去早膳。那時屋中情形。就同園中一樣。杯碟刀叉上。都堆着細砂。雖是一抹就抹掉了。卻也有些討厭。到日中時節。更是利害。雖然點着電燈。室中還是黑沈沈的。梅魁倫再也忍耐不住。向安棣萊道。這真討厭極了。我同你坐了汽車。上格林惠契（英國根德州中一市在泰晤士河上距倫敦東南五里有一六七五年所築之天文臺）去。昨夜我發見一個新星。想上天文臺去問一問。他們有人看見沒有。安棣萊失驚道。你發見新星了嗎。只是你怎樣走呢。梅魁倫笑道。這般大霧。雖是難走。卻也不能不走。就是在本省中走動一回。也比儘自在家中逗留強些。只不知顧珂陵什麼時候來。他不是說要到我們家中來吃晚飯。寄宿我們這裏嗎。安棣萊點頭。梅魁倫皺眉道。這種天氣。怎樣可以請客呢。客人來了。怎樣呢。顧珂陵諒來還在倫敦。不知倫敦怎樣。讓我打個電話問問他去。等問到了他。再問天文臺。看他們知道不知道。說着向電話室走去。安棣萊在後面跟着。到電燈下走過。梅魁倫剛好掉過頭來。看見他顏色灰白。失驚道。姊姊。這是什麼着。你難道受驚了嗎。安棣萊用手扶在梅魁倫膀子上。顫巍巍的答道。檀。我確是有些失驚。這究竟是這麼一回事。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天氣。究竟天文上發生什麼巨變沒有。梅魁倫笑着安慰他道。安棣。你今天怎樣忽然變了

常度。這個濃霧。雖是古怪。卻也不能說是異變。我天文上學識固屬幼稚。那些素有研究的。一定還得出理由來。不要忙。我們問問顧珂陵去。論不定倫敦是天朗氣清的哩。安棣萊正想跟梅魁倫上電話室去。忽然聽見遠遠有個婦人悲呼之聲。失聲道。啊呀。這是我們的廚娘呀。大概是急極了。在那裏嘔哩。我得去鎮壓一下。省得那些女人都嚷起來。說着。匆匆走了。一小時後。梅魁倫從電話室中出來。把他姊姊請到書室來。將門闔上。皺着眉向安棣萊道。怪得很。電話都打過了。據顧珂陵說。倫敦那邊的霧。也從十點鐘起的情形同此地一樣。交通已經斷絕。他在那裏發愁。不知怎樣出來哩。只是這還是倫敦同此地一部份的事。究竟還算不得什麼。據天文臺中人的報告。卻全歐洲都是一樣呢。據他們說。從立士本（匈牙利首府）到莫斯科（俄羅斯舊都）大陸上。海洋上。都是如此。問他們是什麼原由。他們也回答不來。只說是天文上一種特殊變動。現在事已如此。徒然着急。也是無用。據我看來。必定是天然界上一種幻象。到適宜時節。自會過去。我們還是勇敢一些爲是。只是此時怎樣忽然間又熱起來了呢。安棣萊走過來道。屋中爐火將滅。決然是空氣中關係。我們上園中去看去。梅魁倫以爲那幾天熱度驟低。確有隆冬景象。聽得安棣萊說是空氣中關係。很是不信。所以雖是跟着出外。還皺

着眉頭不信。不料到了園中。天氣一回熱似一回。竟同平時七月中天氣一般。一看寒暑表已經升到七十度地方。失聲叫道。啊呀。我們這地球真是出了岔了。二月中的熱度。怎樣會升到七十度的呢。你看。說着那寒暑表上的水銀。彷彿懂得人話似的。不說破他。還升得慢些。一經說破。竟飛升起來。頃刻間又升上了幾度。嚇得姊弟二人。面面相覷。梅魁倫道。這卻怪了。我們既不知道個中玄奧。只能靜候發展了。說着。仍舊退回書室去。楞了一回。安棣萊問起新星形狀來。梅魁倫忽然想起昨夜推測新星的現象來。失聲道。新星嗎。這新星確是古怪。莫非這個現象。就是他在那裏作祟嗎。剛說到這裏。那個管理客廳的鴉鬢。顏色灰白。進來報告。說有人在電話上找主人談話。梅魁倫匆匆出去了。不多一回。走進來。搖頭道。天文臺中人報告。說這一種霧。已經瀰滿全球。他們得到南非洲。北美美洲。印度。澳洲。天文臺報告。都是同時起的。熱度又增高了不少度。安棣萊低聲問道。這個究竟是什麼緣由呢。梅魁倫用手握着臉答道。這個問題。不但沒有人回答得來。就是猜想。也沒有人猜想得來。一定天文上有一種特殊變動。爲今之計。我們也只有靜以待變一法。說着。把案上的郵件取過來道。我們還是按平常的規矩做事。既可以消磨光陰。也可以約束妄念。姊姊看怎樣。安棣萊沒法。也只得走了。不到半點

鐘。又帶着他們管理家務的一個女總管來見梅魁倫。說是那些女僕。看着這種光景。都說是世界末日已到。紛紛要請假回去。省視家庭。以便安心待死。梅魁倫失驚道。現在外面四處在濃霧之中。咫尺之外。不辨東西。他們怎樣可以回去呢。女總管道。主人。我也同他們說過。只是沒用。都說家中近在咫尺。閉了眼都走得到家。我看留他們在此。徒亂人意。還是放他們走罷。安棣萊也是如此說。梅魁倫只得首肯。安棣萊向他要錢。梅魁倫開了抽屜。拿一只裝現錢匣子遞給安棣萊。笑道。若是世界到了末日。有了錢也是沒處使了。只是有錢究竟膽壯些。姊姊不妨多給他們些。隨他們怎樣去花罷。安棣萊等出去之後。他也無心再看郵件。走出大門來一看。門上挂的寒暑表。已經升到八十度。園中鴉雀無聲。園外也萬籟悉寂。搏搏大地。雖然尚在白晝。儼如深夜。站在園中。遙望幾里外的倫敦。想起偌大一個都會。平時車水馬龍。何等熱鬧。現在驟然間遭此巨變。交通既已斷絕。又是這般溽暑惱人。幾十萬居民。不知怎樣難受。並且還是歷史上未有的鉅變。若是果然就此終了。真是一幕慘劇。卽以熱度而論。從十點鐘到於今。不過四五個鐘頭。已經增了不少度數。再隔二十四小時。不知又要增添多少。虧得遣散了那些膽怯下人。宅中稍爲安靜一些。一回女總管替他們預備好午膳。姊弟二人。胡亂吃了

一些像熱石上螞蟻一般。在各房間中亂轉。一回又手牽手跑上園中去。像希望什麼東西來似的。究竟希望的是什麼。他們自己也不明白。那時濃霧還像早晨一般。低低的壓着。所以熱度一些不減。還是慢慢向上高升。到六點鐘時節。已經漲到九十度。姊弟二人。連呼吸都緊促了。梅魁倫瞞着安棣萊。又用電話去找顧珂陵。居然還在他倫敦公事房中。梅魁倫平心靜氣問道。狄克（顧珂陵之名）你還在那裏嗎。顧珂陵很燥急的答道。正是。那聲音平時竟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又問道。你覺得怎樣。顧珂陵模模糊糊答應了一句。彷彿說是難受得很。梅魁倫聽了。打一個寒噤。趕緊問他緣故。那邊的線已經斷了。從這一次起。電話上同外界的交通。也是斷了。梅魁倫急了。幾次用電話向外界去打聽消息。都是徒勞無功。宅子四周。除去平添許多濃霧以外。什麼聲音都沒有。熱度卻時時在暗中增高。這天晚上。梅魁倫同安棣萊。都沒有睡覺。就是那個女總管。也坐守了一夜。最熱時節。姊弟二人換上夏衣。梅魁倫還支持得住。到熱度升到一百度時候。那兩個女子。都躺倒了。他沒有法想。只有盡力救護而已。第二天。天色漸明。那濃霧還是低壓着。熱度還是慢慢上升。虧得梅魁倫機靈。知道熱度一定要增。飲料必然缺乏。先事預防。上一天已經屯貯着許多清潔之水。地窖中還有平時存放着許多旨酒。

所以飲料還不致缺乏。支持了一天。到第二天半夜。空氣更形窒塞。盡力救護那兩個女子。他們雖然還留着一絲呼吸。卻已時時有眩厥之虞。自己也累得乏極了。倒在一張榻上。喘息不已。到一兩點鐘時節。有個人推門進來。脚步歪斜。彷彿中酒的人一般。一進門來。纔得幾步。已經轟的一聲。倒在梅魁倫榻邊。梅魁倫嚇了一跳。定睛一看。正是顧珂陵（姓）狄克（名）趕忙支撐起來。加以扶助。顧珂陵身材很大。筋骨亦強。平時遇到緊急事情發生。就是要他徒步走四五十里。他也來得。這一天的形狀。卻像挨了許多天餓似的。全身骨立。竟同換了個人一般。從他目光中恐怖之色看來。在倫敦一定受了絕大的驚恐。隨將一種雪爾則（德國產礦水）水。調上些白蘭地酒。搵開牙關。灌將下去。顧珂陵同安棣萊已經訂婚半年多了。這兩天顧珂陵留滯倫敦。消息不通。安棣萊很是掛念。現在顧珂陵是回來了。安棣萊卻躺在對面榻上。兩只手按住胸口。雙眸緊閉。呼吸微弱。知道趁顧珂陵生還。給他報個喜信。或者可以將他精神振作一些起來。也調了些滋補飲料。走到榻邊。叫道。安棣。你掙扎一些。狄克回來了。說也奇怪。安棣萊雙眸微啓。向地上一看。粉頰上漸漸有些紅暈起來。梅魁倫把手中握着的那盃飲料遞給他道。你喝些水。好起來幫着我看護狄克。安棣萊硬撐起來。接過水盃去。一飲而盡。覺得

精神略爲健旺一些。掙紮着走過去。幫了梅魁倫救那顧珂陵。救了好半晌。纔把他救醒過來。他一醒轉來。睜開眼看見他們姊弟二人。很是歡喜。低聲道。謹謝上蒼。居然給我達到目的了。我在倫敦因爲世界末日已到。急急想同安棣見一見面。所以冒險奔回。不料用力過度。我竟暈倒了。梅魁倫恐他精神還沒有恢復。不准他起來。教他把礦水調的白蘭地酒。再飲一杯。叮囑他道。你再睡一回。我替你預備肉湯去。不要胡思亂想。爲今之計。只有盡力保全自己生命。好同目前的危險抵抗。據我看來。沒有過不去的。只看我們有這種毅力沒有。你省得嗎。我們的女總管。我也得去看他一看哩。我走之後。你們兩位。千萬不要言語。不要走動。說着。出去了。等他回來。顧珂陵等。果然只是四目相注。並沒有移動一步。趕緊把攜來的食品。分給他們兩人。笑着勸他吃下去。顧珂陵究竟是個男子。纔吃了幾口。臉上顏色。已經回復過來。站起來。把衣服整理一下。拿了一塊夾牛肉的麵包。笑呼道。檀。我不用你伺候了。已經好了。我是來幫助你兩位的。怎樣倒勞動起你來呢。梅魁倫見了。很是歡喜。也是答應。問起他是怎樣來的。顧珂陵喝了口水。潤一潤喉嚨。又吃了些麵包。慢慢答道。拚命掙扎着來的。走了三十多小時哩。昨夜六點鐘時節。我得到你的電話。那時簡直同瘋子一般。

（未完）

商務印書館
出版
遊覽指南

經商遊客每苦
無人指導本館
特編下列各書
以便行旅

- | | | |
|---------|---------|------|
| 中國旅行指南 | 一冊 | 七角 |
| 實用北京指南 | 一冊 | 一元 |
| 上海指南 | 一冊 | 六角 |
| 留美指南 | 一冊 | 三元五角 |
| 西湖游覽指南 | 一冊 | 三角五分 |
| 金陵名勝寫生集 | 附南京遊覽指南 | 冊各一元 |
| 增訂廬山指南 | 一冊 | 四角五分 |
| 莫干山指南 | 一冊 | 一角五分 |
| 雞公山指南 | 一冊 | 一角五分 |
| 北戴河指南 | 一冊 | 二角五分 |
| 泰山指南 | 一冊 | 二角五分 |
| 普陀山指南 | 一冊 | 二角五分 |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三三四五號

小421

服本園之白鳳丸有此功效

剪此廣告贈藥二元
贈送美女畫一張小



婦女有病請服烏雞白鳳丸

定能保汝身體之康健此丸治婦女
般虛弱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
腰痠頭痛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瘵塊飲食不思不胎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能補
身壯體活血通經誠獨一無二之良藥也諸君光顧請認明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有
獎商標爲獎一等價目一元加料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元一角小丸每兩洋
裝盒庶不致誤○價目一元加料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元一角小丸每兩洋
○本園著名海狗腎精片乃壯陽補腎無上之寶品早已著名世界僑患陽
補腎大王海狗腎精片乃壯陽補腎無上之寶品早已著名世界僑患陽
價目每瓶洋二元二角小兒回春丹兒女多者不可不備每丸洋一角○化痰止咳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外埠

總發行上海河南路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路老巡捕房對門

不要忘記了

國恥



國恥小史

前編

每編一冊
每冊三角

我國自鴉片戰後，外交上着着失敗，什麼甲午之役，什麼庚子之役，什麼俄蒙交涉，什麼廿一條要求，侵我國權，割我國土；幾十年來，正不知蒙了多少恥辱！我們痛心之餘，把這些事實，聚集起來，編成這兩本書。親愛的同胞呀！你們快把他看了一回，你們更可以明白國恥之不可不雪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



猴蟹之戰（日本五大傳說之三）

查十三元

(一)

從前在某處地方住着一隻猴子和一隻蟹。

那天天氣十分晴爽。猴子和蟹一塊兒到外面去遊玩。他們一路走着。一直上了山道。猴子便在那里拾得了一個柿子的核。後來蟹在一條小溪邊也拾得了一個飯團。很歡喜的取給猴子看，並說道：

「那麼好的東西。也被我拾得了。」

猴子聽了。便也取出他的柿核來給蟹看。說道：

「我也拾得了那好的東西。」

小說 世界 猴蟹之戰

猴子雖說自己也拾得了好東西。他看了那蟹的飯團。究竟是十分垂涎的。便對蟹道：

「怎樣。我的和你交換好嗎？」

蟹道：

「好是好。只是我的飯團比你的柿核。大的多呢。」

「不是這麼說的。你得知道。柿子的核種下的時候。便會發芽成樹。再開花結果的呢。」

猴子這麼一說。說得蟹也十分垂涎他的柿核。便說道：

「你說的倒也有理。」

說完。便把那飯團。換進了那顆柿子核。猴子把飯團騙到手。做出好吃的樣子。故意吃出聲音來。對蟹說道。

「那麼再會罷。蟹兄。謝你賜我美餐。」

說完。洋洋得意的。望自己家裏回去了。

(二)

話說蟹換得了那柿核。拿到家裏。便去種在園裏。說道。

「快出芽呀。柿子的核。」

不出的時候。我將用銹子來掘出你。」

一會兒。如他所說的。發出了嫩的芽來了。蟹又說道。

「快長成樹呀。柿子的核。」

不長成的時候。我將用銹子來剪斷你。」

於是芽漸漸長起來。變成了小樹。慢慢的枝也生出來。葉也發了。再一會兒。花也開了。蟹這時是如何的歡喜。便每天都到樹邊去說道。

「快結實呀。柿子的樹。」

不結的時候。我將用銹子來截斷你。」

不久。每朵花都結了果子。漸漸的紅了成熟了。蟹在樹下望着說道。

「看來一定很好吃呀。快吃他一個纔好。」

他伸出手去。但是這麼高的樹。那裏會攀得着。他想爬上去。

爬了幾回。又都跌了回來。他沒法。只好每天樹下來望着。

這一天。猴子來了。他見了鈴一般掛着滿樹的柿子。垂涎得不得了。想道。早知道這般的結果。我便不該和他交換的呀。這時。蟹見了猴子。說道。「猴兄。到老是望着罷。給我上去。拿下幾個來罷。我當派你幾個作報酬。」

猴子聽了大喜。忙應道。「好好。我給你去拿下來罷。請你等着。」說完。即刻爬上了樹。坐在樹枝間。先摘了一個紅熟的。吃着說道。「實在是好味道。」

蟹在底下看着。心裏羨慕得不得了。叫道。

「噲。噲。單是自己吃着不行呀。快些拋幾個下來罷。」

猴子「好好」說着。便檢那青的沒有成熟的。拋了下來。蟹慌忙的拾起來。放進嘴裏。苦澀得真難堪。便埋怨猴子道。

「嗚嗚。把這樣苦澀的給我是不行呀。快給我幾個甜的罷。」
猴子仍舊「好好」的一口答應着。可是拋下來的，還是青
的苦澀的。蟹真覺得沒有法子。只好再求道。

「真實的。拋下幾個的來罷。這回還是這麼苦澀的叫。我吃着沒味。」

猴子很是討厭他的樣子。說道。「好。給這個罷。」便選了一個更青更硬的。對着蟹的頭。用力丟下去。丟在蟹的背上。蟹「嗚」的一聲。閉目死了。猴子道。「這纔給你甜的了。」說着。獨個兒安心的吃着成熟美味的柿子。一直吃到肚子要破了的樣子。纔兩手捧滿了柿子。不顧後面的逃去了。

猴子逃去了之後。到河裏去玩着的小蟹纔回來。一看他們的親爺背殼被打碎了。死在地上。大大的吃驚。便即嗚嗚的哭了。哭着想道。究竟是誰來暗殺的呀。仔細一查。看見柿子樹上的果子被人拿去了。留下的都是些青的沒有成熟的。他們便都明白。那一定是那可惡的猴子。把我們的親爺殺了。還把成熟的柿子都拿去了。遂放聲大哭。

這時。栗子「撲」的一聲跳了過來。問道。

「小蟹呀。小蟹呀。爲什麼哭呀。」

小蟹便把親爺被猴子殺了。要報仇的話。告訴栗子。栗子說道。「可惡的猴子。好好。我給你去報仇。現在別哭罷。」但是小蟹還是哭着。這回黃蜂也「呼」的飛了來。問小蟹道。

「小蟹們。爲什麼哭呀。」

小蟹們便告訴他。因親爺被猴子殺了。要報仇。黃蜂安慰他們道。

「可惡的猴子。好好。我一定爲你們報仇。別哭罷。」

但是小蟹們還是哭着。這回海帶也來了。他問道。

「小蟹們。爲什麼哭呀。」

小蟹們也照樣告訴他。親爺被猴子殺了。如今想要報仇。海帶安慰他們道。

「可惡的猴子。好好。我一定給你們報仇。別哭罷。」

可是小蟹們還是哭着。這回滾進來了一個白。白問道。

「小蟹們。爲什麼哭呀。」

小蟹們道。親爺被猴子殺了。如今要想報這個仇。白安慰他們道。

「可惡的猴子。好好。我一定爲你們報仇。別哭罷。」

小蟹至此停止了哭。栗子。黃蜂。海帶。白都聚了攏來。開始鬧鬧報仇的進行。

(三)

商議完了。白。海帶。黃蜂。栗子。他們一塊兒和小蟹們。出發到那猴子的家裏去。原來猴子吃了很多的柿子。肚子大脹。正到山裏散步去了。他們一看猴子不在家。心裏都暗暗歡喜。白便說道。

「正是好極。我們可去隱匿在他家裏。等着他罷。」

於是大家四散去隱匿。栗子一個去隱身在爐子灰裏。說道。

「我隱在這裏罷。」

黃蜂去隱在水瓶的影子下。說道。

「我在這裏呀。」

海帶便睡在門檻邊。說道。

「我是這裏呀。」

白說道。

「那麼。我便跨在這裏罷。」

說着。他便爬上門的上邊。

等到了天晚。猴子疲倦了回來。便坐到爐子邊。說道。「啊。口乾得很。」即刻用手去提銅壺。這是隱在灰裏的栗子。便拍的爆了起來。用力去把猴子的鼻竇了幾下。猴子「啞」的喊着。捧着鼻子。奔到廚房去。因爲鼻子被栗子方纔爆起來的時候。受了些大傷。想去取冷水來解痛。便伸手去拿水瓶。這時隱着的黃蜂「呼」的飛了出來。在猴子的眼上。猛力的刺了一下。猴子叫了一聲「啞」。又逃了去。他的脚剛跨上門檻。因爲那海帶臥着。他便滑了一交。上面的白。也猛的打了下來。正好打中他。

猴子這大大的狼狽。紅的臉更紅了。嗚嗚的喊着苦痛。手脚也亂跳起來。

這時院子角落裏。啾啾的爬出了那小蟹們來。舉起他們的銜子來。把猴子的頭頸。用力的夾着。說道。

「啾。記得麼。你是我們親爺的仇敵啊。」

原題

(一) ○湖山好放船。如此 春日 十里

(二) ○雨對孤燈。風 秋 春

上二句以何字爲最佳。請指出。並說明理由。

原擬之答案

(一) 以「如此」二字爲佳。因較爲活潑。不必爲時間或地方所拘束也。

(二) 以「風」字爲佳。因所包範圍更廣。



敲詩小集(第六次揭曉)(編者)

五二九

應徵者之答案

河南萬一彬君（一）「如此」（二）「風」理由大意與原擬答案全同。廣西韋鐵城君（一）「十里」（二）「風」南通宗不偏君（一）「如此」以如此二字爲最有致。妙在空靈也。若春日十里則嫌太實矣。（二）「風」蓋外則雨聲蕭蕭。內則燈光搖搖。以此時最覺動人淒感也。兩題理由亦均與原擬答案相同。而說明語尤爲簡當。湖南張五徵君（一）「春日」理由大意謂春日宜於出遊。（二）「秋」理由大意謂秋雨更覺淒涼與孤字相關。太倉楊德裕君（一）「如此」（二）「秋」山東棲露孟之肅君（一）「十里」春日過泛。如此虛浮不及十里切實。（二）「秋」大意謂秋字與孤字有相關處。奉天馬宗伏君（一）「如此」（二）「秋」孤燈爲無興之景。雨上加春字似乎矛盾。此言最當。汕頭梁村民君（一）「如此」（二）「風」北京鮑丹雛君（一）「十里」（二）「秋」此句意義重在孤燈。春字殊屬不類。而風字又不及秋字情景逼真。蕪湖徐恕行君（一）「如此」確合遊人口吻。（二）「秋」風字淺。春字不合。漢陽金耀生君（一）「十里」（二）「秋」大意謂秋字與孤有相關處。蕭家港張稚平君（一）

「如此」頗有詩意。亦覺含渾。(二)「風雨」二字連貫。寶應季頌年君(一)「春日」因春日宜於遊故。(二)「秋」吳江施有年君常熟閔希賢君同答(一)「十里」(二)「春」二君皆因個人之時地關係。而取「十里」「春」等字。理由雖不充足。然亦別一說也。玉峯老農

(一)「十里」(二)「秋」南通何階孫君(一)「十里」(二)「秋」上海夏病梅君(一)「如此」不爲時與地所拘。(二)「秋」運漕李道隆君(一)「如此」(二)「風」無論何時。有雨必有風。嘉善汪益身君(一)「如此」活潑有詩意。(二)「風」山海關劉字彙君(一)「春日」(二)「秋」蚌埠王耀三君(一)「春日」春日宜放船。(二)「秋」愈能形容孤字。奉賢裴可勤君(一)「如此」能包羅萬有。(二)「風」此句大約描寫愁懷。春字不适宜。秋字雖好不及風字含渾。太倉凌憶園君(一)「十里」(二)「秋」東台丁仲歐君(一)「如此」自然。(二)「秋」更淒涼。

東坡小像



蘇東坡小像



說榴

布衣

廣雅。石榴也。羣芳譜。石榴一名丹若。出塗林安石園。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安石榴。格物叢話。其始來自安石園。故名石榴。又有來從海外新羅國者。故又曰海榴。亦稱百日紅。

本草。南中有四季榴。四時開花。秋月結實。實方綻。隨後開花。有火石榴。赤色如火。有海石榴。高一二尺。卽結實。皆異種也。

本草。有一種子白。疊漱如水晶者。味亦甘。謂之水晶石榴。皮日休詩。蕭娘初嫁嚙甘酸。嚼破水晶千萬粒。按子白者。其花亦白。榴花本紅。

元稹詩曰。風翻一樹火是也。杜牧詩云。一朵佳人玉釵上。祇疑燒

卻碧雲鬢。若花之白者。則名瑪瑙石榴。葉尤若詩云。海榴溪鬪尤佳種。開出一林瑪瑙花。近時瑪瑙石榴。傳種亦多。余去年四月游拙政園。見淡豔榴花。含蕊初吐。令人愛賞。絕勝紅榴。

榴皮汁黑。可作書。王會同仙碑。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稱回道人。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觀其目。碧色粲然。光采射人。因出與飲。自日中已暮。已飲數斗。乃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字久不滅。癸辛誌志。玉工描玉。以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去。

北戶錄。石榴堪作胭脂。睿宗女。代國公主。常爲之。案其實於藥中。

叢生成林。

北史齊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莫知其意。帝問魏收。答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欲子孫衆多耳。帝大喜。賜以美錦二匹。

花史。石崇金谷園有石榴。名石崇榴。庾信小園賦。所謂狂花滿屋也。

西陽雜俎。南詔石榴實大。皮薄如藤紙。味佳於洛中。又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之毒。

石榴有可釀而成酒者。梁書南海傳。輟勝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花史。崖州婦人以安石榴花著釜中。經旬成酒。其味香美。南史夷貊傳。扶南國南界三千餘里。其地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宋史蠻夷傳。黎峒。唐故瓊管之地。織水皮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飲石汁。以安石榴花着甕中。卽成酒。

西陽雜俎。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春秋皆發。亦異種也。並蒂榴已罕見。梅堯臣詩云。並蒂榴房熟。連蒂桂萼香。乃晉安帝

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六實。見符瑞志。

拾遺記。吳主潘夫人。得火齊指環。桂石榴枝上。因築臺。名環榴臺。或云。今吳蜀爭衡。還劉之名。將爲妖矣。孫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

孤舟

(胡謫凡)

空江前日遠。古木集寒鷄。機動孤舟掉。客心已到家。

寒天

(胡謫凡)

寒天陰野遠。暮色孤村澹。渡冷滿船冰。山高一嶺雪。

他與她 (續)

華羅琛女士

第八章 故鄉

興華在京，形形色色，聞見廣而閱歷深；乃決然歸其故鄉，實行其預定之計畫。其事維何在故鄉？造一醫院，診救其本省貧病之人。不鶩高遠，先從切近者着手。

經歷二日夜之鐵路；又經歷一晝之旱道，興華乃得重踐故土。

停車之處，店夥數十；手提紙燈，或書紅字，或書黑字；有爲某某棧者；有爲某飯店或某旅館者；巧立名目，清人視聽；其實乃換湯不換藥耳。人聲喧雜，耳不能辨；燈光字迹，目尙可認。興華家已無人；親友亦不相識；孑然一身；見有錦歸旅館者；坐落於某街；與故宅相近；青年遊釣，百感縈懷；該館名稱既雅，詢其價目亦頗廉；遂投宿焉。

故宅地址，雖尙可辨認；然自伊父出家時售去以來，早已數易其主。館室甚小，而位於要衝；僕孩稱館主係前清縣令，貪而無厭，倖進之心極烈。其時政府用人，未盡合於正道；用非所學之惡習，未能盡除；鐵路係屬新政；各部份之首領，由專門家充任；局長則可以無爲而治；故人人視爲優缺。該縣令不知自量，歆羨此缺甚久；某年，適有某某鐵路者，局面甚大，而路則尺寸未築。該縣令獻重賂於最高長官；卽當時號稱總督者。不料此總督正己正人，欲樹法治之模範；事事以公道爲準繩；見此重賂，非但不授以局長榮銜；且將該縣令拘入模範監獄；除麤飯外，無他食物；每星期卻須沐浴二次；謂洗身還須洗心；洗去銅臭後，再看下落。監禁多年；迨至出獄，業已傾家蕩產。離去本籍；向親友張羅小小資本；來此開設旅館；卽錦歸旅館是也。營業尙稱發達；旅人往來不絕，類皆俾晝作夜；白晝寂靜如深夜；黑夜則人聲喧雜，殊足擾興華之寤寐。興華幼受父訓；夙興者昌；晏起者亡；拳拳服膺；成爲習慣；大凡各國各有其格言；而其精意大略相同；興華聞各國格言，皆能心領神會而勉力奉行。勤而且儉；每日黎明卽起；於四面鼾聲之中，獨身靜步徐行，免驚鄰客；子然無僕從；事事親自料理。第一日安排行李；淨身易服；第二宵解衣熟睡；久倦之後，頗覺甜快。醒來正五更時候；雞聲三唱，喚起萬籟。興華計畫，第

一須瞻拜祖祠；慎終追遠爲中華禮教之本；與華固禮教中人也。

晨星寥落；日光微曦；太空遼遠；天地抱合；信步嫻嫻；經過二三村落。村犬臥道；聞聲號跳；一吠百和；見此異鄉人，儼然執行其守望相助之職務。胼手胝足之鄉人，大半皆日入而息；日出而作；汲井村孃，飼牛童子，迎前迴護；諸犬始撒陣散去。行稍遠，見有二驢；緩步躑躅；御者隨於後；不執韉亦不揮鞭；獸認人爲主人；認獸爲僕；主僕間無詐無虞；無畏無恐；彼此似能以忠與誠相治者。

入羊尾巴衙衙；物是人非；繁盛一如昔日。此街西口，有布店名永興；興華幼時交易之老店也。貨真價實；歷久馳名；門庭寂靜；絕不張貼一字；屏牆深處，懸一金字小黑牌；舖櫃則隱於更深之處；人地生疎者，幾不知其有商品存焉。此蓋舊日有名商店之格局；不張皇；不鋪排；一如良家女之莊雅不矜聲色者也。

前行復數武；有數店；裝潢彩爛；光采炫耀；鋪張陳設，竭招徠之能事；然其貨實非貴品；蓋如小家婦之專特粉黛胭脂，以鬥色誇妍者耳。

鄉市風光，原與巨城不同；熱鬧場中，總帶有幾分野景。公雞雄冠高足，得得而來；母雞細羽短纓，

一須瞻拜祖祠；慎終追遠爲中華禮教之本；與華固禮教中人也。

晨星寥落；日光微曠；太空遼遠；天地抱合；信步嫻嫻；經過二三村落。村犬臥道；聞聲號跳；一吠百和；見此異鄉人，儼然執行其守望相助之職務。胼手胝足之鄉人，大半皆日入而息；日出而作；汲井村孃，飼牛童子，迎前迴護；諸犬始撒陣散去。行稍遠，見有二驢；緩步躑躅；御者隨於後；不執韁亦不揮鞭；獸認人爲主人；認獸爲僕；主僕間無詐無虞；無畏無恐；彼此似能以忠與誠相治者。

入羊尾巴衙衙；物是人非；繁盛一如昔日。此街西口，有布店名永興；興華幼時交易之老店也。貨真價實；歷久馳名；門庭寂靜；絕不張貼一字；屏牆深處，懸一金字小黑牌；舖櫃則隱於更深之處；人地生疎者，幾不知其有商品存焉。此蓋舊日有名商店之格局；不張皇；不鋪排；一如良家女之莊雅不矜聲色者也。

前行復數武；有數店；裝潢彩爛；光采炫耀；鋪張陳設，竭招徠之能事；然其貨實非貴品；蓋如小家婦之專恃粉黛胭脂，以門色姘妍者耳。

鄉市風光，原與巨城不同；熱鬧場中，總帶有幾分野景。公雞雄冠高足，得得而來；母雞細羽短纓，

啄啄無畏；成羣結伴，信步入鄰店；見狼藉之米豆，不問主客，張嘴啄食；店夥習以爲常，視若無睹。

日高三丈，人烟已盛；三五成羣之犬，搖耳擺尾，不復畏人；視與華彷彿似曾相識；不復有吠聲吠影之驚愕狀態。與華意中，以爲犬有特靈；舊主歸鄉，相視而笑，莫逆於懷；天性然也。有主之犬，大概賴睡餘以爲食；無主者，腐集於肉舖飯店之前；見食卽攫；遇吐卽遁。

大凡貧者不與富者較，則樂天安命；身心泰然；故鄉市之老幼男女，以及雞豚牛羊，無一不安貧樂苦，逍遙自足；而尤以無識無知無憂無愁之髻年爲能自樂其樂。裸體若天童，自來自往；赤膊似神女，無畏無羞；日不厭熱，風不嫌涼；短褲開襠，得便且便；長涕懸鼻，既呼又吸。有時三四冲齡，黑辮紅繩，頭頂儼然生角；或者二八村麗，藕髻菱足，履地難若登天。

燈籠衚衕之轉角處，有一油餅店；店主爲孀居賢婦；年逾古稀；氣骨猶昔；形容已老；俯首偻背，似欲入塚者；與華幼時識其人；憶祖母嘗爲述其家世；此賢婦之夫姓桑；因賭傾家；繼嗜鴉片；其先世原係仕宦之門；桑婦竭盡心力，欲化除其夫之賭癖及煙癮；而卒未成功；蓋桑氏多妾；一妻傳之；衆妾咻之；寡卒不能敵衆也。妾皆嗜煙；均無所產；婦育一子；肖父不肖母；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仰給於其母。

焉。

桑母擔負既重，又無親朋可倚；兩袖清風，全賴一身之血汗以活命。嫁資所餘，僅金鐲一副；不離雙臂；祇欲支撐門面，故始終不忍賣去耳。與華佯爲不識其人者；女客女主間，作通常寒暄語；如曰：貴店生意興旺，如曰承蒙貴客光顧等等。

長舌是女子天性；好奇亦女子恆情；與華既遇桑婦，亦樂得隨便談談，聊以解寂。油餅雖非所嗜，卻解囊多購數枚；先以已閱過之報紙包之；次由袖中出一巾以紮之。桑母付與華是異鄉遠地之人；好奇之心益切；尊姓貴府之言，接連不絕；與華以同省中之某縣某村某姓答之。桑母雖熟於世故，而地理卻不甚明白；且亦無心深究；唯唯諾諾，敷衍了事而已。

途中遇瞽者二；年約四十許；有十四五齡之童子伴之。一琴一杖爲瞽者隨身之長物；一持圓筒琴，拉之成聲，卽俗稱胡琴者；一抱扁鼓琴，彈之成聲，卽俗稱爲絃子者。兩貧相依爲命；兩器相和成韻；雖曰制作不精；卻亦哀樂分明。一嫗倚閭遙望；招之以手；呼之曰瞎子。弄技活命，所求本微；開價回價，皆所不必；入門奏樂，聽者滿院；絲絃之聲，與老幼嬉笑之聲相混雜；歷時二鐘，酬銅圓二十枚而已。

興華再前行過故宅之門，徘徊久之。原來李氏祖居，相傳歷數百年，易姓自達仁入山之日始。今日居於宅者爲他省人，爲著名煙捲公司之經理人；一方面廣銷此種毒物；一方面建設慈善事業；如冬日施粥，夏日施茶，以及補助學校各事。

興華審察各種商情，覺市上國貨較昔日爲少；洋貨乃多於昔日；專售國貨之商店，竟絕迹焉。菸捲銷路之廣，更令人驚心動魄；無男無女，無老無幼，莫不吸菸；最貧莫如丐者，然亦左手乞食，右手持菸；一若此毒物更急需於食物者。興華睹此情狀，不禁憤懣填胸。

昔有一鞋匠，興華識其貌，尙能憶其名。往日在街畔以補鞋爲業，今日仍坐守原地。見異鄉人左顧右盼，驚疑而問曰：君在途中尋友乎？興華答曰否；但問居此宅者何人？子能言之否？匠曰不能言；惟此地故主家世，則予能道其詳。故主姓李，數傳至李達仁，聰明正直，蔭臻高位，妻極賢，鴉片麻雀之惡風，賴以禁忌；育子女各二，祇幼女強健；他皆早卒。達仁愛幼女如掌上珠，不幸結婚之後，婿有外緣；女即怨憤而死。達仁厭紅塵世界之醜醜，退隱山林作野人，「民朝總統」遣使勸駕；而卒未出山；蓋彼登高俯瞰，林林總總者，實塵沙蟲蝨而已。光裕聞「民朝總統」四字，覺得有味；問鞋匠何謂民朝？

謂總統？

匠答曰：中國從前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等等；每一朝代，各有其名；今日之朝代，則名曰民。總統即是皇帝之別名；譬如總督都督督軍等等，換湯不換藥，萬事皆然；但前朝之皇帝是世襲者；民朝之皇帝則可一年一換或半年一換；將來或者一天一換，亦未可知；且也，從前皇帝之外，無第二人更高者；總統則另有太上皇在各省或各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三七就是廿一；三五就是十五；總統就是總統。

光裕聆此解釋，付之一笑。心中默思曰：古人云「不求甚解」；原來中國之事，解無可解，求無可求；以不解不求了之可耳。指鹿爲馬，沐猴而冠，自古已然，今更甚耳。

鞋匠繼續其前言曰：達仁生前有一佳著，名曰「空魂」；亦名曰「無肩時代」；描摹當道之醜惡，實屬有聲有色。初時，政府禁止出版；嗣有一教育總長，略明大義，解除禁令。乃其時某省督軍，威權非但凌駕關員；且凌駕總統；視中央命令如糞土；凡印行及傳誦該書者，一律科以重罪。同時，他省另有一督軍，轄地較隘；權力亦不小；禁之而不嚴厲；此書在此省內，雖難公然傳佈；而民間私相授受，卻

亦未見獲罪。

鞋匠言之津津，原不過如齊東野人之好談故事；初不知對面傾耳之人，卽是此段歷史之個中人也。

光裕歸里，神魂依舊，面目已非；謂爲前後一人可也；謂爲前後二人可也。海外採來之種籽，將播植於此寢寐不忘之故鄉，而盼其開花結果焉。

凡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光裕惟有茹苦含辛，逆來順受而已。

王興華是李光裕之新姓名；鄉里中無人知其爲誰；每遇人詢及原籍，但擇同省中遠邑僻村之名答之。某日向劉姓婦，購有舊祠；賴同省人之名義，得以減價至數百元之多。劉氏雖一女流，而稟性慈善且慷慨；知興華購祠，係欲改作醫院，故索價格外低廉，興華遍觀國內之貧人病人，增加之率極速；與他國成反比例。該祠僅有平房數間；目前尙足敷用；然曠地甚廣，正合於後日之擴張；松柏繁茂，宜於衛生；此又爲興華愜心滿意者也。

民貧矣，而政府如何乎？冗員多於水蛆；機關之多如疊牀架屋；乳臭未脫之奇齡，驟躡高位；墓木

已拱之老朽，坐領乾薪；外交官則既設公使，又添領事；既有公使，又改大使；今日派官僚出洋，美其名曰財政專使；明日派武兒歷聘，崇其號曰軍事大員；鄰邦拒不招待而不以為恥；國庫竭其供給而不以為慮；一言以蔽之，揮霍浪費，蓋世無匹而已。譬如垂亡之巨室，將傾之世家，視金銀財帛如泥沙，不暇勞其心計；無兄弟姊妹之區別，競相醉於侈風。

與華悟同流合污之非；以潔身行已爲是。設一小醫院；僅容病榻十二；貧人免費；富人納費之巨細，視其財力之大小。歷時未幾，貧人來者固多；富人之信用亦甚深；與華全副精神，傾於此救人之工作；且深知人生心理之作用；有時醫心卽以醫身；有時先醫其身，後醫其心焉。

與華據其生來之所見，非但見之於本鄉者，且見之於本國各地及外國各地者，恍然於立國大本之道德二字，已達於破產之絕境；本毀則枝自摧；扶枝宜先培本。將用口舌以喚醒世人乎？柔弱女流，口舌無聲也；無已，將用文字以喚醒世人可耳。文字無陰陽柔剛之別；讀者或尙足以驚心動魄耳。與華於醫務之外，又用報紙以發表意見；未幾，社會中人，歡迎其論文章者甚衆；視之爲文學大家。與華又就其日常親近之病人，及境內環居之鄉人，循循然講演衛生之方；以及勇氣忠心；與夫社會

生活上重要之道。

天道恢恢，有一督軍，於數年短期中，驟成豪富；臨死時，良心發現，自覺其作孽得來之錢，應略辦慈善事業，以贖生前之罪惡。平時在報紙上見與華之議論及其所辦之事業，雖未識面，實已傾心。一日，以遺囑致與華曰：余不識君爲何姓何名；余讀君文，知君爲女界中極有德望之人；君文皆能刺人之心而使之愧然汗下；初讀君文，未嘗不憤君之指摘入微；然而回頭細思，實覺語語入人，字字刺骨；我輩貪官污吏，罪惡滔天；真如古賢方望溪所謂「人失其性，禽獸不若」者也；張稷若有云「篤於所嗜，啓亂荒遺，爲不具之人；敗度滅義，爲民蠹害，爲異類之人。」陳文恭有云「一包血膿，裹一大塊骨頭，能着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命之曰禽獸。」今日清夜捫心，能毋愧死；世界各國，蔑視我華人，咎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血流遍野，究何所得；無辜小民，生於世更苦於入地獄；忍氣吞聲，奄奄待斃；黃金滿室，昔日足以快我心者，今日足以寒我魂焉。君可取我財以發展君之宏業；余子多斃，天殆已罰余；所留僅一子，愚蠢如猪；余妻已故；余妾成羣，見余多金，無一不恩情綿密；有時余佯言破產，無一不欲別尋途徑；彼等不值一錢；余即不留一銀。君言皆有至理；余昔日剝奪社會以

自肥，今請君代行慈善以還諸社會。君代余教育青年；君爲青年培植其良善強固之基礎；而尤宜培植其誠直之天性。我國處於列強競爭之際，苟欲自存，宜有主義；主義勝於干戈；有主義之人所結成之隊伍，堅甲利刃，望而退敗。余從此逝；良心上之重咎既去，余瞑目矣。

興華從此成爲富翁；非富其身；乃富其事業也；蓋其本身固依然勤且儉也。

老子有言「天下難事，必始於易；天下大事，必始於細。」興華醫院，先小後大，深合於老子之至理矣。

興華所自樂自慰者，惟療治病人之一事；然而醫聲日盛；文名亦日盛。醫院之組織，日益擴張；設備完善；管理上無一不井井有條；因此遂有組織名家管理大家之稱。興華所主持之報紙，原爲宣傳主義而設；亦蒸蒸日上；銷路在本國報紙中爲最廣。

（未完）（留）

小詩

(莫餐英)

(一)

不是你快活的時候吧？

效着落花飛舞的蝴蝶呀！

(二)

湖水也好像感到煩悶，

不時地起着漚……漚……

(三)

東風裏的燕子，

你也厭故壘底荒涼嗎？

(四)

泉水一出山來，就快活了，

因她要去成就偉大的海。

商務印書館出版

童話

童話

童話中所敘述的
故事，部是很有趣
味而為兒童所能
領悟的。白話文又
淺明又活潑，並且
插入許多悅目的
圖畫。小朋友們拿
去閱讀，不獨興味
盎然，對於練習文
字，也極有裨益。現
在已出三集。

分五各册九十八集一

分五各册九集二 分五各册四集三 分五各册九集二

兒童世界 話 徐應昶編 已出六集 每册八分

兒童世界是一般小朋友的愛物，這些童話，就是從歷年兒童世界中選集的精華。每集包含童話自三種至五種，都是極動聽而富於文學的意味。字句明白，附加插圖，十歲左右的兒童便能閱讀。

俄國童話集 唐小圃譯 已出六册 各二角五分

俄國是童話的一所大市場，世界各國，都到那裏去採取童話。本書取俄國習語的故事，譯成中文，文字淺顯，興趣濃厚。兒童讀了，可以知道外國的故事，增長不少的知識。

京語童話 唐小圃編 十二册 各八分

這是採取有趣味的種種故事，用京語編成，使兒童得到讀書的樂趣以外，又能練習國語。插圖很多，看了更有興趣。

家庭童話 唐小圃編 十二册 各一角二分

本書所取材料，有創作的，有改作的，有長篇，有短文，五花八門，無美不備，都用純粹的國語，為文藝的描寫，要算是兒童最好的讀物。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棗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遠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册 二角

小說考拾遺

二册 八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二角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大鼠國（今鏡花緣之九）

胡寄塵

多九公等四人離開了伉儷國，就不幸遇著大風浪；在海裏飄泊了一晝一夜，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他們的船已經被風浪打壞了，那風浪才漸漸的停止。多九公等正要找一個地方停泊，好修理他們的船，恰巧前面不遠，就有陸地。多九公和李二拚命把船駛向前去，看見前面的陸地，好像是個荒島的樣子。

多九公道：「這恐怕是個無人的荒島。」林之洋道：「就是無人荒島，我們也要在這裏停泊一下；我們的船，已壞了，非修理不可。」

他們一面說時，已把船泊在海邊。多九公等四人都走到海邊沙灘上，四面望了一望，看不見人。林之洋道：「不管他是荒島，不是荒島，我們修船要緊。」

於是他們又把船上的東西，都搬上沙灘來，最後，把船也拖了上來。多九公和林之洋是老於航海的，船身有了損壞的地方，只要經他們一番修理，便可以照常航行。

這時候已經下午，多九公和林之洋在修船，李二在沙灘上預備晚飯，唐敖在沙灘上支搭篷帳，預備今夜在那裏過夜。

大家忙了一回，已到黃昏時候，在夜色蒼茫中，只見遠遠的來了一羣怪物，共有十六七個，滿身黑毛，尖頭，長尾，身高三尺，人立而行。每個肩膀，都挑著一個擔子。慢慢的向海邊走來。

多九公低聲呼著林之洋，唐敖二人說道：『你們看那是甚麼？』林、唐二人早已看見，這時隨口答道：『今夜糟了，遇見了怪物。我們的船又沒有修好，怎樣辦？』李二道：『不好，他們向我們這裏來了。』

怪物愈走愈近，多九公等都嚇得不敢做聲。見他走近來，已看得清是老鼠。而每個老鼠肩膀上挑的，是兩隻水桶。多九公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好大的老鼠。』林之洋忙止住他不要多說話。

說也奇怪，那些老鼠看見了多九公等，好像沒有看見一般。既不驚嚇，也不傷害他們，只管拿水桶向海裏挑滿了水，就回去了。

直等他們去得遠了，多九公才道：『嚇！好大的老鼠。』林之洋道：『所幸不傷害我們。』唐敖說大話道：『難道我們還怕了老鼠麼？』多九公道：『這樣大的老鼠，那個不怕。就是貓見到他，也要嚇』

得骨頭軟了，何況我們。」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多九公道：「他們去了，不要再來麼？」唐敖道：「再來也不怕他。」李二插言道：「他們如再來，讓我做貓叫，看他怎樣。」唐敖道：「無妨試一試。但是，他們既不傷害我們，我們也不必傷害他們。這裏原不是我們久留之地，我們把船一修好，便要開往他處去了。」

多九公道：「只要把今夜平安過去了，就算了罷。」林之洋道：「他們第一回看見我們，既然不傷害我們，可見得是很馴良的。我們切不可先害他們。」多九公道：「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再來，把今夜快點過了。」

他們四人正在閒談著，只聽見遠遠的有一陣脚步声。多九公驚道：「又來了。」大家注意看，只見四個老鼠，抬了一乘轎子，打海灘邊走過。轎子裏面坐的是甚麼東西，不得而知。

多九公低聲道：「不好了，轎子裏坐的，一定是鼠王。……鼠王來了，怎樣辦？」李二聽見多九公這樣說，生怕鼠王來了，和他們自己不利，就禁不住學貓叫了一聲。

才叫一聲，那四個抬轎子的老鼠，就停住了脚不走。李二接著又叫了第二聲。只見四個抬轎子

的老鼠，已嚇得跌在地上。不消說，轎子已翻了下來。說也奇怪，轎子裏跌出一個人來，大聲問道：「那裏來的貓？那裏來的貓？」多九公等料定他是老鼠精，自知闖了禍，嚇得簌簌的抖，一句話也不敢說。只聽見那人又說道：「奇怪極了！那裏來的貓？」他一面說，一面走向多九公等身邊來，問道：「諸位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可帶了貓來麼？把我家的老鼠嚇壞了。」

多九公看那人的情形，很是和緩，知他沒有惡意，就答道：「實在冒昧得很，我們並沒有帶貓來，只不過偶然學著貓叫罷了。卻不料嚇了你家的老鼠。是我們不對，請你原諒。但是，這樣大的老鼠，實在是少見啊。」

那人道：「這老鼠算大麼？你們真是少見多怪了。」李二道：「實在算大。像我們那裏的老鼠，到了三寸長，就算不得。卻也沒有用。只會偷東西，那裏能抬轎，那裏能挑水。」

那人道：「豈但抬轎，挑水，任便甚麼事他們都會做。簡直和人一樣。只是不會說話。」多九公道：「這真有趣極了。我們定要在這裏耽擱幾天，見識見識。」林之洋也道：「這真是聞所未聞的奇事。」

那人道：「你們在這裏耽擱，是無妨的；只是下次再不可做貓叫。這不是好玩的事。」李二道：「你

老人家放心罷。下次決不做貓叫了。」

多九公問那人的姓名；他說：「姓鄭，名時。家就住在離開海邊不遠的地方。」他又向多九公等還問了姓名，多九公細細的告訴他。又將從中國帶來的東西，揀幾件送他。

鄭時很歡喜。並約多九公等，明天到他家裏去玩。這時候跌在地上的老鼠，看看沒有貓，早已自己爬了起來。跌在沙灘上，當然沒有跌傷；於是鄭時仍舊坐了老鼠抬的轎子回去。

多九公等在沙灘上過了一夜，一到第二天早晨，太陽剛從海面上露出光來，只見鄭時已經來了。他是步行來的，卻不是坐轎子來的。

多九公同他說笑話道：「鄭先生！你今天不坐轎子來麼？莫不是怕我們的貓麼？」鄭時道：「不是！因為老鼠的眼睛怕日光，白天是不能出門的。我們養了他，叫他做事，雖然甚麼事都可以做，卻都要在黃昏以後，才能作工。一到天明，就要休息了。」

林之洋道：「你們貴處蓄養老鼠，大概和我們蓄養牛馬，是差不多罷。」鄭時道：「我們蓄養老鼠，供給作工之役。多的，蓄幾百隻，少的，也有五六隻。像我家裏，也有二十多隻。他的性情很馴良，也很

靈巧。只有一件事不便，就是必須要在夜裏才能作工。」

唐敖道：「他雖然是做夜工，卻不須燈燭，到也可省一筆費用。只不知遇見了貓，卻又怎樣？那主人豈不是要受很大的損失麼？」

鄭時道：「我們國裏，在好幾百年前，也是有貓的；但是現在沒有了。因為貓這個東西，除了捕鼠以外，沒有第二件用處。我們家裏養的老鼠，都要防他捕捉，覺得他很可厭；就公議把全國的貓，都驅逐出境。所以現在國裏沒有貓了。」

林之洋道：「驅逐到甚麼地方去？」鄭時道：「驅逐到鄰近的一個荒島裏去的。去時是用船載著的，他們沒有船，就永遠不能回來。只好在那邊佔據著一個海島，算是貓世界罷了。」

他們談了一回，鄭時就約多九公等四人，一同到他家裏去玩。多九公等因為沙灘上許多東西，不得不留個人，在那裏照應。況且船也沒有修好，不得不繼續工作。於是留李二在那裏守物帶修船。多九公及林、唐二人，一同跟著鄭時，往他家裏去玩。

他們走在路上，又談起老鼠的事情來了。林之洋道：「我們國裏老鼠，性子是狠狡猾的，他的惟

一的本領，就是偷東西。凡是吃的東西，沒一樣不要防他偷。所以我們都養了貓，專為防備老鼠之用。卻不料你們國裏，反可利用老鼠作工，而把貓都驅逐了。不知這裏的老鼠，也會偷東西麼？」

鄭時道：「據老輩傳說：在若干年以前，我們沒有利用老鼠作工時，老鼠也是偷東西的。不但是做賊，有時還做強盜，到了夜裏，往往成羣結隊的，出來搶劫人家。倘然不養貓，乃就休想過太平日子。但是，到現在他們的劣性完全變了。人家不但是不要養貓，而且把貓都驅逐了。」

多九公道：「為甚麼他們的劣性忽而會變成馴良呢？」鄭時道：「大概他們的天性是馴良的。只因被饑餓所逼迫，不得不做賊。人家見他做賊，就說他天生成的「賊骨頭」，而不細細考查他所以然的原因，只加他一個「賊骨頭」的罪名，硬吩咐惡貓去捕捉他，你說冤枉不冤枉。凡是一個生物，那個不需要相當的食料。因為沒有得吃，就被逼迫著去偷東西，還要受人家的咒罵，為惡貓所捕捉，我想這件事再痛心也沒有了。」

鄭時這話，說得十分沈痛；多九公等聽了，禁不住淒然淚下。心裏也有許多話要說，一時卻又不知從何說起。

鄭時接著說道：『我們這裏的老鼠，已經不偷東西了。這就是一個鐵證：可證明他們偷東西，乃是出於不得已……』多九公道：『做你們國裏的老鼠，真快活。比著我們那裏的養媳婦，了頭，還要有福氣。不知是那一位發明的這個方法，養鼠作工，人鼠兩得其益。』

他們一面說，一面走，不知不覺，已走到一所大宅門外。鄭時指著說：『這裏就是舍間了。讓我在前面領路。』說著，他就向前一步走。多九公等三人，跟著他進了大門，一直走到廳上。他家一切，都和尋常一樣，沒有甚麼特別可注意的地方。

多九公等畧休息了一回，林之洋就對鄭時道：『現在請鄭先生帶領我們參觀作工的老鼠，何如？』鄭時道：『林先生這時候他們都在睡覺。要看他作工，還要等到夜裏。但你們如要先看一看鼠棚，也可以的。』林之洋道：『鼠棚是甚麼？』唐敖道：『大概是老鼠居住的地方。像我們的牛欄馬棚一般。』鄭時道：『正是。就是老鼠居住的地方。』林之洋道：『我們就先去參觀一下，見識見識。』

鄭時答應著，就領了多九公等三人，出了邊門，經過一塊空地，才到那鼠棚外面。只見那鼠棚也和尋常的牛欄馬棚差不多，不過，四周用草席圍著，使棚裏沒有光線。這是爲了老鼠的生理而設備。

的。柵外也很清潔。旁邊用大缸盛著半缸稻，這大約就是供給老鼠的食料。

多九公留心看柵裏的老鼠，只因裏面光線不足，人立在外面望去，簡直是黑漆漆，看不見甚麼。他們在柵外立了一回，仍舊回到廳上。鄭時忙著備了晚飯，款待佳客。飯後，已近黃昏時候了，才領了多九公等，去看老鼠作工。

這時候鄭時家的老鼠，已由人管領在那裏作工了。先到菜園裏，看見十二個老鼠，在那裏拔草。另有一人，監視他們，兼帶指揮他們。一個個都盡力的做事。林之洋正要說話，鄭時忙搖手招呼他，不要做聲，大約是怕驚動了老鼠。

他們從菜園走到磨房裏，看見兩個老鼠，在那裏推磨。磨子雖然比尋常的磨子小得多，但是由兩個老鼠推著，如飛一般的轉，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又從菜園裏走到廚房裏，看見有五、六個老鼠，跑來跑去，傳遞物件，煞是忙碌。

多九公等三人，都看得暗暗稱奇。最後，回到廳上，又和鄭時談了一回關於蓄養老鼠的話。這夜，他們就住在鄭家。

明天一早起身，吃過早飯，鄭時就帶他們參觀博物館。那館中所陳列的，大概是老鼠作工的成品。最精妙的是老鼠所織的草席，簡直和人工一樣。最奇怪的是一隻貓的模型，形狀和尋常的貓一樣，卻是和小牛一般大。

多九公不禁大呼道：「好大的貓！」林之洋道：「老鼠有那樣大，貓自然要有那樣大。」鄭時道：「在我們國裏，只有這一隻貓的模型。真貓是久已沒有了。許多年紀輕的人，都沒看見過真貓；就是我也沒看見過真貓。要知道當年的貓是怎樣，非到這裏來不行。」

唐敖道：「這樣大的貓，簡直是老虎。連我們人見了都要怕，何況是鼠呢？我們今天才知道「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

當時多九公等參觀了博物館，又回到鄭時家裏去，一直住了十幾天。料想李二在海邊，已把船修理好了，才辭別了鄭時回去。鄭時送到海邊。果見李二已將船修好，把東西都搬到船上。多九公等上了船，又檢了幾件東西，送給鄭時做紀念，然後話別，開船他往。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她該服用

清導丸矣



晨興如何

閣下今晨興起如何是否清健爽適或覺困
 倦疲乏精神萎頓惱怒不舒日間從公常覺
 辛苦非凡閣下如晨興即覺昏迷不舒困憊
 呵欠實因肝經失調胆汁
 不和之故也此乃必然之
 危險宜服用紅色清導
 丸以治之其功效乃是微
 利平肝立即使肝經和平
 腸胃安舒矣
 東三省吉林省城三江會
 館董事梅種因先生來函
 云鄙人操勞過甚每易肝
 火上發常患頭痛目眩時
 愈時發幸試服紅色清導
 丸果奏奇效不特個人治
 愈即諸兒女輩及戚友中
 有患腸胃積滯致生他病
 者如法服用亦同功效靈
 誠清導丸之妙劑也
 丹也清導丸凡經售上海
 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
 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
 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
 三元郵力在內韋廉士醫
 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
 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43(11)

汲古閣本唐元人集

商務印書館影印

唐四名家集 四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一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一元三角

寶氏聯珠集 褚藏音編

李賀歌詩編 四卷集外詩一卷

唐風集 三卷 杜甫編撰

唐英歌詩 三卷 吳融撰

五唐人詩集 五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
毛邊紙印 二元四角

孟襄陽集 三卷 孟浩然撰

孟東野集 十卷 附一卷 孟郊撰

追昔遊集 三卷 李紳撰

金荃集 七卷 別集一卷 溫庭筠撰

香奩集 韓偓撰

唐六名家集 六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三元

常建詩集 三卷 附錄一卷 集外詩一卷 常建撰

章蘇州集 十卷 拾遺一卷 章應物撰

王建詩 八卷 王建撰

鮑溶詩 六卷 集外詩一卷 鮑溶撰

姚少監詩集 十卷 姚合撰

韓內翰別集 附補遺 韓偓撰

唐人八家詩 八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四元
毛邊紙印 三元四角

丁卯集 二卷 許渾撰

甲乙集 十卷 羅隱撰

碧雲集 三卷 李中撰

李文山詩集 三卷 李羣玉撰

李義山集 三卷 李商隱撰

薛許昌詩集 十卷 薛能撰

長江集 十卷 附錄一卷 賈島撰

元人十種詩 三册二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十二元
毛邊紙印 十元

遺山先生詩集 二十卷 元好問撰

薩天錫詩集 三卷 集外詩一卷 薩都刺撰

金山臺集 二卷 迺賢撰

玉山草堂集 二卷 集外詩一卷 顧阿瑛撰

吟嚶集 宋無撰

翠寒集 宋無撰

倪雲林先生詩集 六卷 附錄一卷 倪瓚撰

南村詩集 四卷 陶宗儀撰

句曲外史集 三卷 補遺三卷 附

霞外詩集 十卷 馬臻撰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簡稿投

載轉許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千亦請書明
 三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署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之稿聽投稿者自定
 五 不退還之稿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像先聲明並附寄郵資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七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八 願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九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坊

表目價告廣

表價定

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新 疆 蒙 古 及 日 本 照 國 內 香 港 澳 門 照 國 外 郵 票 代 價 作 九 五 折 以 二 角 以 下 者 為 限 郵 章 如 有 改 動 隨 時 增 減	每 週 一 冊 全 年 五 十 冊	零 售 每 大 洋 陸 分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定 閱 諸 君 如 有 遷 移 來 信 屬 改 地 址 或 因 其 他 詢 問 之 事 務 必 將 定 單 號 數 及 姓 名 在 何 處 原 寄 何 處 四 項 詳 細 開 明 方 可 遵 辦 實 錄 定 戶 太 多 簿 冊 繁 重 無 從 檢 查 難 免 有 誤 寄 特 先 聲 明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文文	文文	文文	文文	文文					文文
		後中	前中	前中	前中	前中					
		二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十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及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無從檢查難免有誤寄特先聲明

遊覽與旅行必備

遊覽指南 市廂地圖

留美指南	普陀山指南	泰山指南	北戴河指南	雞公山指南	增訂 廬山指南	莫干山指南	附南京遊覽指南	金陵名勝寫生集	增訂 西湖遊覽指南	增訂 上海指南	增訂 實用北京指南	增訂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元五角	二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一角五分	四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元	各一元	三角五分	六角	一元	七角

杭州西湖圖	實杭州西湖圖	南京城市全圖	北京西山全圖	新北京內外城全圖	測上海租界分圖	實上海城市分圖	袖上海新地圖	華英津浦鐵路圖	華英京漢鐵路圖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甲種 乙種	一幅	一幅
一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四角	一元	一元	六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分六角一	記日行旅珍袖	角分二角五分							
(圖地通交國民附)	冊事記中懷	種乙	種甲						
分五角一	種乙	種甲							

商務印書館發行